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序

康熙甲辰余應歲試識孝輿場中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
何報之陳聖取朝夕相過孝輿並締交稱莫逆諸子皆學
使惠公所賞識同在師門風義倍敦也孝輿性情篤雅類
履先風致瀟灑類報之志大則似聖取惟聖取不修邊幅
頽然自放與孝輿頗異余亦疎慵忤物而孝輿反並愛之
與諸子共爲耐久交無異也嶺南舊爲詩藪代有名家惠
公嘗勗及門接武余善病不能工履先天才獨絕超超元
箸余尤喜其贈遺之作頌不忘規報之下筆蘊藉欲言者
無罪聞者足戒以合於風人之旨聖取孤行己意語多悲
痛孝輿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然孝輿不

徒以詩鳴思以其才見於世所謂志大似聖取者聖取貢
入太學後舉優行丞龍游孝輿亦膺選拔令黔相繼沒才
士何多不永耶澳門司馬張公孝輿同年生也分守佛山
訪其孤得所撰春秋詩話梓之以傳屬履先報之及余爲
序夫慈母於垂絕之兒置懷以哺仁人於久荒之墓樹表
以識公於孝輿不令言與俱沒其用心將無同願公推是
心於有政也嗚呼孝輿聖取已矣余與履先報之雖幸存
而感念同門悲深梁木惠公墓棘與孝輿宿草同湮無復
甄陶劇切其傷悼何如惠公著有春秋說孝輿此書無乃
淵源獨得微司馬之力孰知河汾之傳猶有瓣香未墜耶
余將與履先報之合刻聖取孝輿所自爲詩以不死吾友

爰敘是書以爲乘韋先乾隆辛未至日友弟碧江蘇珥

序

吾黨工詩者素推羅履先僕與勞孝輿陳聖取蘇端一皆不及顧孝輿善言詩嘗同飲聖取晚成堂雨窗夜話孝輿謂國風淫詩備列不知所逸何等宣尼可作當不受刪詩之誣又謂陳正字碎琴燕市無異王右丞主第琵琶一座首肯然尙未知其有春秋詩話一書也未幾聖取宦越孝輿宦黔僕亦沿牒象郡自是杳不相聞歲辛未請告里居柏園張司馬乃爲孝輿刻此書屬僕讐校孝輿故善言詩此書尤卓然可見者其詩亦日進而工而所著阮齋詩鈔其子無力授梓弗克表見當世用是歎司馬之高誼爲不可及也司馬宦粵十數載所至以慈惠稱尤折節下士士

之單寒者振之嘗夜雨乘扁舟訪履先於村塾又嘗醵金
卹詩人汪白岸之貧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問徐孺子所
在徑造其廬王東亭作吳郡與張希祖情好日隆韓退之
贈盧同句俸錢給公私蘇子瞻貽呂倚詩薄少可時助司
馬旣追步古人茲復有此舉俾孝輿半生心血不致泯滅
無傳且使讀是書者知孝輿之善言詩因以知孝輿之工
於詩不特孝輿之幸亦吾黨之光也獨是孝輿聖取著作
相埒兩人並卒於官遺文散軼存十一于千百責在後死
者僕旣不能如李建中手寫郭集以待上獻復不能鏤之
金石以永其傳追念二十年前尊酒論文徒深舊雨之感
視司馬高誼能勿愧哉僕亦少有詩筆老去不復料理耳

生輟絃於鍾子匠石廢斤於郢人冥契旣逝發言莫賞覆
瓿災木聽之後人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
杯酒比日方與瑞一共遊醉鄉且讓履先獨步九原有知
得毋笑我潦倒也乾隆辛未重陽日友人何夢瑤敘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序

少時讀孟子至詩亡然後春秋作嘗爲轉一語曰春秋作而詩乃不亡聞者或疑之旣而涉獵諸經以次而治及春秋雖文成數萬其旨數千所爲維王迹於勿墜者未易盡窺其涯涘而華袞斧鉞寓於筆削大要與風人美刺之意若合符節始信曩時所言亦非謬而不經也歲癸丑予初入粵客端州署校閱試卷時同事者爲江南江寧劉君峩厓廣東南海勞君巨峯皆博雅士也月餘內樽酒論文刻燭吟詩頗極人生韻事試旣竣劉君以病去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屬序於予予心賞其名及展卷披閱蓋取左傳中與詩相附者集爲五卷曰賦曰引曰解曰拾曰評類

聚羣分章疏句解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其仍繫以春秋者傳固爲經作也夫不精一經者不能治諸經不精諸經者不能治一經學者通患類多不免今治一春秋傳而詩之源流得失皆於是乎見之是春秋也而可作詩觀乎通是意者編年紀月可以觀易惇庸命討可以觀書朝聘會同可以觀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爲開拓萬古之心胸曷有紀極寧僅詩話云爾哉顧予也暮景飛騰才疎著述往往了於心而弗克了於手而勞君以壯年英發乃能於舊巢故壘中力開生面且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確然可以信今而傳後是則予之所俯仰感懷中惕息而愧讓弗如者也遂書以復焉時雍正癸丑季夏上浣江右禾川年

家同學教弟盛逢潤海觀氏拜題於端署梅花書屋

序

古詩學何爲哉學以用詩學以說詩用詩者如孔子責誦
詩以達政事對訓學詩以能言是也說詩者如孔子於端
木氏卜氏許其可與言孟子謂咸邱蒙說詩當以意逆志
是也自六藝之衰而詩學寢微旂鼎不銘大雅之勲而
里巷莫究先王之澤士徒抱殘守闕挾一說以自封自唐
以後以詩話著者無慮數百家君子傷其用之不復見也
或者并其說而失之此南海勞子春秋詩話所由作也春
秋時詩亡而詩學不亡一時列國名卿魯有穆叔晉有叔
向衛有甯俞國小如鄭子太叔公孫僑之流追隨兵車玉
帛間從容揚扆宗祏賴之故曰登高作賦大夫之才言其

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也又曰歌詩必類言各有義類
當從也類則不跲於言矣作則施於有政矣然則春秋其
詩學大昌之會乎聞之文武周召詩之體三代而上春秋
所以與詩合毛鄭齊韓詩之末三代而下春秋所以與詩
分善學者由分致合出以用顯而處以書名俾邱明有傳
不墮膏肓宣尼旣刪別開面目如勞子者謂非深於詩不
可也謂非深於春秋不可也漢周磐居貧養母誦詩至汝
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就舉孝廉唐郭山惲侍中宗內宴
詔各奏伎山惲獨誦鹿鳴蟋蟀帝嘉其直夫猶是詩耳周
磐用以爲孝山惲用以爲忠猶有春秋諸大夫之遺教焉
若夫言詩之家攬漢剿宋均失之愚者則又何也是書出

其庶可以無憾已勞子名孝輿與余同貢禮部又同辟大
科余不赴而勞子就試宰黔中凡十年卒於官妻歸賃兄
廬以居其貧如此昔孔子讀詩而嘆曰於羔羊見善政之
有應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則勞子之學詩有效益
可睹矣余故樂爲公諸世其藏於家者有讀杜竊餘阮齋
文鈔詩鈔若干卷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相月旣望
宣城年眷弟張汝霖書